

世纪美术文库



扬州八怪图卷  
清乾隆年间  
扬州八怪  
中一人  
作  
画

THE LIBRARY OF CENTURIES ARTS

扬州八怪与扬州商业

人民美術出版社

# 扬州八怪与扬州商业

薛永年 薛锋 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大幅六兩

中幅四兩

幅二兩

書條對所卷兩

凡送禮物食物

總不如銀鈔

之所送者中

物送銀則中

心喜樂書畫皆佳禮

物送銀則中

凡送禮物食物

總不如銀鈔

之所送者中

物送銀則中

心喜樂書畫皆佳禮

物送銀則中

凡送禮物食物

總不如銀鈔

之所送者中

物送銀則中

心喜樂書畫皆佳禮

物送銀則中

凡送禮物食物

總不如銀鈔

之所送者中

物送銀則中



衙斋卧听萧萧竹，  
 此竹是民间疾苦声。  
 衙斋吏一枝，  
 不系苍生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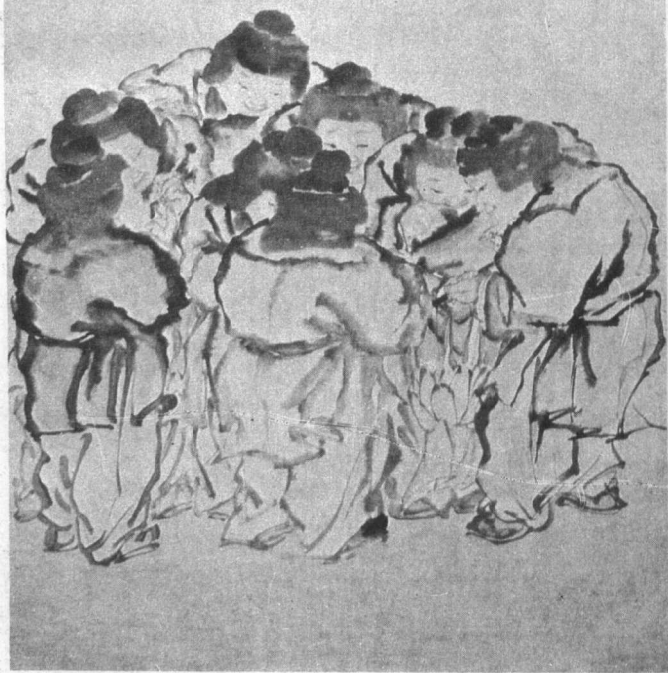
主人郑燮题句  
 衙斋卧听萧萧竹，  
 此竹是民间疾苦声。  
 衙斋吏一枝，  
 不系苍生负。

衙斋卧听萧萧竹  
 主人郑燮

八子觀燈圖

閔貞

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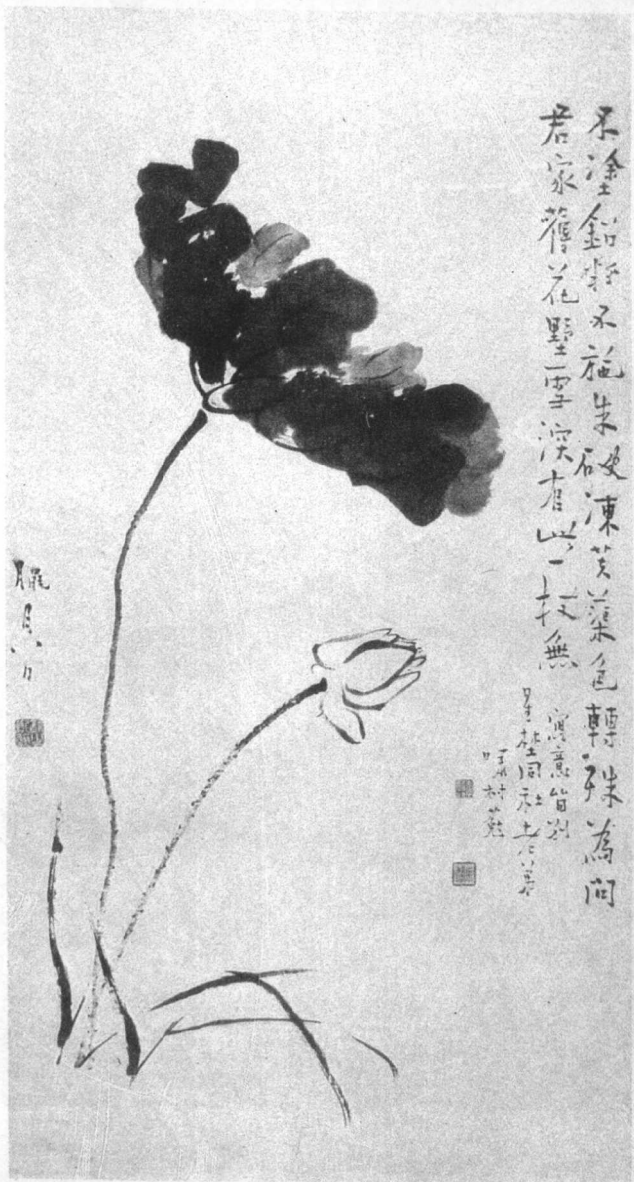


19 閔貞 八子觀燈圖

不逢金菊不施朱  
 石使凍笑淡米色  
 輕殊為問  
 君家舊花野  
 空深者以一  
 枝無  
 寓意自別  
 吳社同社  
 王村  
 吳社同社  
 王村

吳社同社  
 王村  
 吳社同社  
 王村

吳社同社  
 王村



20 李蕊 墨荷图

# 目 录

## 前言

### 上编 扬州八怪与扬州商业

- 繁华莫道太无端——盐商与扬州的繁华…… 5
- 贾者居然有士风——扬州盐商的文人化…… 8
- 名流集胜在名园——扬州盐商的主盟骚坛……19
- 也须合拢作生涯——扬州商人与画家的互用…23
- 纸高六尺价三千——扬州艺术的商品化……29
- 行利相兼渐划一——八怪的从俗与托名风雅…32
- 市民文化尚新奇——扬州审美好尚之变异……42
- 所谓歧途实异趣——八怪艺术内含的拓展……49
- 奇拙狂放有新风——八怪艺术风貌的刷新……63
- 可从商业识兴衰——八怪之衰到海派之兴……73

### 下编 扬州八怪诸家述评

- 笔端刷却世间尘的华嵒……76
- 大胆落墨气不挠的李鱣……79
- 和葱和蒜卖街头的金农……84
- 髭须白尽始还乡的黄慎……90

一枝一叶总关情的郑燮·····	97
挥毫依旧爱狂风的李方膺·····	104
病余尚左谁能方的高凤翰·····	110
鬼中画出官人影的罗聘·····	113
各擅胜场的其他各家·····	117

## 图版目录

### 图版



## 图版目录

### 黑 白

- 1 郑板桥 笔榜
- 2 郑板桥 衙斋竹图
- 3 郑板桥 墨竹图
- 4 李 鲢 蕉竹图
- 5 李 鲢 葱姜图
- 6 李 鲢 菱藕图
- 7 李方膺 风竹图
- 8 高凤翰 古木寒鸦图
- 9 黄慎 渔妇图
- 10 黄慎 醉眠图
- 11 黄慎 花蝶图
- 12 华喆 寒驼残雪图
- 13 金农 采菱图
- 14 金农 墙梅图
- 15 高翔 弹指阁图

- 16 高翔 扬州即景图  
17 边寿民 芦雁图  
18 汪士慎 墨梅图  
19 闵贞 八子观灯图  
20 李蕊 墨荷图

## 彩 色

- 封面 罗聘 醉钟馗图  
封底上左 李鱣 土墙蝶花图  
封底上右 高凤翰 层雪煨香图  
封底下 金农 蕉荫午梦图  
封面勒口 罗聘 一本万利图  
封底勒口上 李鱣 绿树青山图  
封底勒口下 华喆 穿梅送晓图

## 前 言

十八世纪的“扬州八怪”，是晚期中国绘画史上的一只劲旅，集中反映了清代中叶审美趣味的变异。

八怪艺术的崭新异趣，每为非议者所指责。十九世纪的汪鋈抨击尤甚，他说：“惜同时并举，另出偏师，怪以八名，画非一体。似苏张之辟阖、偃徐、黄之遗轨。率汰三笔五笔复酱嫌粗，胡诌五言七言打油自喜。非无异趣，适赴歧途。亦崭新于一时，只盛行乎百里。”<sup>①</sup>在汪鋈看来，八怪的文化思想象战国时的纵横家苏秦、张仪一样不行孔子之道，他们的绘画远离了五代花鸟画家徐熙、黄筌的遗法，不务工细，惟求粗率；他们的诗歌也象民间打油诗一样俚俗。总之是不守古法，走在了错误的艺术道路上，所以影响既不会广泛也不可能久远。然而，历史的发展不仅没有印证汪鋈的断言，而且说明他不过是个所谓古法的卫道士而已。世无百世不易的古法，亦无脱离现实而无端捍卫古法者，汪鋈所信奉的古法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当时占据画坛统治地位的正统派画法。

清代的正统派绘画，包括“山水正宗”与“花

卉写生正派”。所谓山水正宗，指的是追随王原祁的“娄东派”与宗法王翬的“虞山派”。所谓的“写生正派”，指的是给述恽寿平的“毗陵派”。在扬州八怪崛起于东南的年代，以上画派由于受到上层统治者的提倡而声名大著。其中以两个山水画派势力尤大，十八世纪的山水画家方薰(1736—1799)指出“海内绘事家，不为石谷(王翬)牢笼，即为麓台(王原祁)械扭。”<sup>②</sup>他以“牢笼”和“械扭”形容正统派的追随者，可谓一语中的。不应抹杀上述三个正统画派开创者的建树，但后起者却为师法所囿，不能独出手眼，自辟蹊径，遂使作品陈陈相因，缺乏个性，杳无生气。这样的正统派艺术之所以风行海内，除去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仍存在一大批相当稳定的士大夫欣赏者。对这些审美趣味一如其旧的欣赏者而言，那些因袭前人笔墨风格同时也重复了前人意蕴与情调的作品，仍有其慰藉心灵的作用。恰是企图在等而下之的代用品中寻求心灵慰藉的欣赏者造就了如是的画家与批评家。正是这样的批评家在指责着与正统派艺术颇相径庭的扬州八怪。

扬州八怪之所以崛起于扬州地区，也正是因为在那个历史时期只有扬州才可能集中具有新鲜审美趣味的众多欣赏者，才有可能提供以画为业的画家为表现崭新的艺术异趣所必需的生活条件和进行自由创作的条件。扬州八怪并不是一个有

组织有纲领的画派，虽然“怪以八名”，但历来记载并不完全一致。在各种历史文献中<sup>③</sup>被列入八怪者多至十五人。他们是：福建上杭人华嵒（1682—1756）、山东胶州人高凤翰（1683—1748）、安徽休宁人汪士慎（1686—1759）、江苏兴化人李鱣（1686—1762）、移居钱塘的浙江宁波人陈撰（1686—？）、浙江钱塘人金农（1687—1763）、福建宁化人黄慎（1687—约1772）、扬州人高翔（1688—1753）、李鱣同乡郑燮（1693—1765）、久寓南京的江苏南通人李方膺（1697—1756）、江苏淮安人边寿民、江苏南京人杨法（1690—？）、安徽怀宁人（一说上江人）李蕊、侨寓汉口的江西南昌人闵贞（1730—？）、祖籍安徽移居扬州的罗聘（1733—1799）。他们不全是扬州人，也大多没有毕生活动于扬州，但或是同乡，或为艺友，或系师生，在思想和艺术上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们殊途同归的艺术新风格自雍正初年至乾隆末年在扬州地区得到了集中表现。因此，尽管八怪中的一些人的生平与行实尚待考索，甚至生卒年也有待论定，然而，大体说来，八怪是十八世纪以扬州为活动中心的代表了绘画新风尚的画家群。

八怪的出现，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研究者已做过许多阐述，然而还很少有人充分讨论扬州商业发展与八怪艺术新风的关系。事实上，从八

怪中年龄最大的华嵒雍正初年始来扬州算起，到八怪中纪最轻的罗聘在嘉庆初年去世于扬州为止，这七、八十年间也正是扬州地区的封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年代。如果把二者联系起来考察，人们不难发现，新的经济因素的滋长与由之而来的绘画供求关系竟是导致八怪艺术新风形成的根本原因。

## 上编 扬州八怪与扬州商业

### 繁华莫道太无端——盐商与扬州的繁荣

扬州，古称广陵，是禹贡九州之一，地处江淮要冲，运河入江之口，自古为我国东南重镇。自隋唐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享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盛誉。它虽在明清易祚之际惨遭破坏，但由于清初统治者采取了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又对这一曾被屠城十日之处给予极大关注，到十八世纪，扬州又出现了极其繁盛的局面。这里的商品经济日益发达，货资云集，漕运如梭，经济富庶，百业兴旺，成为我国东南的一大都会，成为具有极大消费能力的名城。

清代人蒋莘在题《扬州画舫录》中有云：“繁华莫道太无端”。确实，十八世纪扬州的繁华，并非凭空而来，它主要得益于盐运商业的兴盛。清代扬州著名学者汪中在《广陵对》里指出：“广陵一城之地，天下无事，则鬻海为盐，使万民食其业。上输少府，以宽农田之力，及川渠所转，百货通焉，利尽四海。”<sup>④</sup>滨临东海的两淮地区，素来为

我国食盐重要产地。至清初，适应全国人口的增长，两淮煮盐场与日俱增，扬州得水运之便，成了吞吐量极大的盐运中心；每年有十亿斤以上的海盐经过这里转运到安徽、河南、江苏、江西、湖南与湖北等省。两淮盐运使的官署也便设在这里。

明清以来，盐业收入是政府税收的重要部分。按照《清史稿·食货志》及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盐法》等书的记载，入清以后，为了保证税收，清政府承袭明制，仍行“纲法”，由官督商办，以便“恤商裕课”增加政府税收，从而使盐商在政府的控制下获得专卖权，垄断了食盐的运销。具体办法是：清政府特许列名“纲册”的盐商认购运销食盐的凭证——“盐引”。盐商为获得专利权，开始免不了花费白银，但随即得到世袭专利权的凭证——“根窝”，以后，按年领“引”交税，凭盐引去盐场购盐，经扬州办手续，再运销各地。因此，两淮盐商多聚居于扬州，成了封建食盐运销业资本垄断势力的代表。借助于盐商的经营，清政府解决了巨额的财政税收，乾隆《两淮盐法志·序》有这样的记载：“全国赋税之半来自盐课，而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五五也说：“两淮盐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捐益盈亏，动关国计。”

盐商由于掌握官府准许的专卖权而大发横



财。《淮盐备要》记载，盐商从两淮购盐，不过“每斤十文”，运到汉口等地便可卖到“五、六十文一斤”，真是“贱买贵卖，无过食盐”。在明代末叶，安徽以鱼盐为业的商贾据资百万者已称大贾，如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所说：“新安‘下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但若和十八世纪的扬州盐商相比，明末的“下贾”不过清中叶的“小商”而已。清代野史记载，“乾、嘉间，扬州盐商奢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sup>⑤</sup>李斗《扬州画舫录》称，大盐商汪交如“富至千万”，张四可“因工会计之事”，亦“累富至千万”。其它安、亢、江、黄、程、方、郑等大姓盐商，多拥资不下数百万，以致黄氏一家兄弟四人有“四元宝之称”。曾“奉旨借帑三十万”给皇帝的大盐商江春，不但在乾隆南巡至扬州时承办一切，并且为了讨好皇帝，竟于一夜之间修成白塔：“一日，帝幸大虹园，至一处，顾左右曰：‘此处颇似南海之琼岛春阴，惜无喇嘛塔耳！’纲总（江春）闻之，亟以万金贿帝左右，请图塔状，盖南人未曾见也。既得图，乃鸠工庀材，一夜而成。次日，帝又幸园，见塔巍然，大异之，以为伪也。即之，果砖石成者，询知其故，叹曰：‘盐商之财力伟哉！’”（《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这一则有关瘦西湖白塔的传说，虽不免渲染失实，但适足说明人们心目中盐商的豪富已不亚于一国之主。这